

回首來時路—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四)

王立楨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第七章 空軍中尉—臨沂解圍



民國36年與P-51攝於北平南苑機場時為中尉

民國36年1月1日，陳燦齡晉升空軍中尉，雖然在軍中這只是一個極小的升遷，但是因為那時24期的學弟們也已經由美國學成回國並分發部隊，所以在隊上他們不但已脫離「墊底」隊員的窘境，肩上更是多了一條槓槓，穿著制服出去時的感覺是更神氣了。

然而心中的優越感並不能彌補對國事的擔憂，那時共產黨除了在東北藉著日軍的裝備攻城掠地之外，在魯南及蘇北也不斷的對國軍發動攻擊，他們不但在鄉間活動，更佔領了許多大城市，光是在民國36年1月間山東省的向城、嶧縣及棗莊相繼淪陷，尤其棗莊淪陷時，該地駐守的國軍全數壯烈犧牲。

面對著共軍猛烈的攻勢，國防部調集大軍想由隴海線和膠濟線南北夾擊，直搗山東淪陷區首府臨沂，為了配合陸軍的攻勢，空

軍總部下令四大隊及五大隊各派一個中隊進駐濟南支援原本就長駐在那裡的三大隊28中隊。

五大隊的17中隊，及四大隊的22中隊就在民國36年1月被派到濟南，那時22中隊的中隊長已由喬無邊上尉接任，喬無邊上尉是官校10期的學長，抗戰期間曾有擊落日機四架的紀錄，是一個實戰經驗相當豐富的長官。

這次在濟南的戰事和以往陳燊齡所參與的幾場戰役有顯著的不同，主要是因為這次是攻勢作戰，敵人的位置非常顯著，由空中俯視敵我態勢一目了然，所以每次任務幾乎都是全勝而歸。陸軍部隊在空軍三個中隊的輪番掩護下也勢如破竹的直搗臨沂城下，如果不是農曆年前後的那場大風雪迫使所有空中支援任務取消的話，臨沂城在一月底以前就會被國軍收復。

因為天氣停飛的那些日子裡，陳燊齡趁機到濟南城裡的四叔及六叔家裡去了幾天，四叔及六叔是三祖父（陳燊齡祖父的三弟）的兒子，他們曾在十多年以前到過北平，那時候陳燊齡還在唸小學，如今再度見面時陳燊齡已經是一個人人羨慕的飛行員了，所以四叔除了邀請他到家裡過年之外，更是請他搬到家裡來住，但是礙於部隊的規定陳燊齡祇有婉拒了四叔的一番熱情。

不過四叔及六叔家的堂兄弟們卻也特別帶著陳燊齡到濟南城裡的大明湖去玩了一天。大明湖這個在老殘遊記裡特別提到的地方，卻是一見不如百聞，因為在印象中的湖光山色卻只是一小潭水，百花堤沒有花，歷下亭沒有名士，亭邊更看不到千佛山的倒

影。站在湖邊的蘆葦旁，陳燊齡意識到了文人筆下的功夫，大明湖的風景平平，但是經過劉鶚的生花妙筆卻使近五十年來讀書的人都知道有個大明湖，說不定大明湖的風景在劉鶚一遊時真是像他筆下所形容的一樣，但是滄海桑田，老殘遊記裡的大明湖和陳燊齡現在所看到的大明湖已是兩個迥然不同的地方。同樣的，歷史上那些為人歌頌的豐功偉業也是經過史家文人的春秋之筆流傳下來的，那些史跡是真實的呢？還只是另一個大明湖呢？

在濟南的那段期間內，另外有一件事讓陳燊齡終身難忘，那就是同學楊杰之死。

楊杰在畢業返國向空軍總部報到之後，和陳耀雄及孫佑國等一同被分發到三大隊28中隊駐防徐州，後來他們又隨著28中隊被派常駐在濟南支援魯南戰役。當22中隊奉命增援濟南的時候陳燊齡還在濟南機場內見過楊杰。

其實飛行員在戰爭中為國捐軀本是相當平常的事，和陳燊齡一同被分發到四大隊的汪潛就已在一次掩護陸軍的戰役中殉職，但是楊杰的死卻是非常的淒慘，讓人更感到難過，因為他是被國軍的憲兵用刺刀刺死的！

事發的前一天，空軍的幾個機械士在濟南街頭因細故與巡邏憲兵發生衝突，結果機械士們因為寡不敵眾而吃了一點虧，沒想到第二天那些機械士們竟偷偷的由隊上拿了幾支槍出去想報仇，這下子就引起了憲兵與空軍之間的械鬥，那天濟南的憲兵在街上見到身著空軍制服的人就抓，並加以毆辱，楊杰那天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被憲兵抓住，他稍

加反抗就被憲兵用刺刀在胸前刺了一刀，那些憲兵在見到鬧出人命之後又一哄而散，一位國家辛苦訓練出來的空中鬥士就在這種莫名奇妙的情形下負傷而逝了。

後來憲兵及空軍雙方曾試著追究責任，但在兵荒馬亂之時也一直沒有定案，楊杰同學就這樣含冤而去。

另外一個在濟南時見到的朋友就是官校17期的同學金鐵侯，他在美國瑪巒那基地中級飛行訓練時被停飛，返國之後沒有繼續在空軍中服務而轉而經商，這幾年雖然戰事不斷但是他的生意卻還算經營的不錯，這次知道陳燊齡由北平南下濟南支援作戰，特別趕到機場來看他見面，陳燊齡也順便約了許多前後期的同學一同出來和金鐵侯聚了一聚。那也是他們最後的一次相聚，此後陳燊齡隨著部隊轉戰東北，後來又隨軍撤退到台灣，金鐵侯的去向也就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不過相信在大陸淪陷時他並沒能逃出大陸，以他在國民黨空軍中曾服役過的背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大陸他一定受過不少苦頭，陳燊齡只希望他能平安的活過那個動亂的時代。

魯南的戰役在天氣好轉之後，三個中隊的野馬式戰鬥機又開始輪番出動掩護陸軍的攻勢，臨沂終於在民國36年2月15日被國軍攻陷。當時的山東省省主席王耀武在慶祝臨沂解圍成功的慶功宴上除了替每一個飛行員頒發了一個獎章之外，還特別的發給了兩袋麵粉及五斤豬肉給每一個飛行員。那在當時是相當實惠的贈品，尤其是豬肉，因為平常屠宰場都在城外的鄉下，而共產黨在鄉間控制著交通，所以那時常有人說一斤豬肉頂得上

一兩金子。

陳燊齡在駕機回北平之前就將那些麵粉及豬肉轉送給了四叔及六叔。

空軍中尉—轉戰東北

民國37年初春原來駐在瀋陽的23中隊被調回北平，陳燊齡所屬的22中隊奉命前往換防。那時雖然已是抗戰勝利之後的第三年，但是東北地區在戰後卻沒有過過幾天安寧日子，共產黨的部隊先是由蘇聯處得到原來日軍的裝備，繼而收編了為國軍所遣散的原偽滿洲國軍隊，在人員及裝備都準備妥當之後，共軍於民國36年春天開始對長春展開攻擊。由於那時國軍在東北只控制幾個據點，而相對的共軍卻是佔據了整個面，利用圍點打援的戰術使共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將長春團團圍住，等陳燊齡在37年2月進駐瀋陽時，長春外圍的大房身機場已經淪陷，因此那時他出的任務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掩護空運機前往長春投糧。

瀋陽除了22中隊進駐的北陵機場之外還有一個東塔機場，十大隊的空運機就是駐在那裡來支援東北的戰事，為了掩護空運機的空投任務，喬無遏中隊長由駐在北陵的16架野馬中安排了兩架飛機常駐在東塔來擔任空投掩護任務。

雖然共產黨的部隊那時還沒有空軍，然而他們所配備的防空砲火卻是相當的犀利，為了避免被高射砲火擊中，空運機的空投高度都是保持在高射砲射程以上的高度，相形之下擔任掩護的戰鬥機就必須冒著極大的危險飛在樹梢的高度來攻擊地面的對空的砲火，有多少次在掩護任務歸來後陳燊齡都發

現座機上彈痕累累，但是在檢查之後如果發現那些著彈處只是表面傷痕而不影響飛行安全的話，他都會在加滿油彈之後立刻出發去擔任下一個梯次的作戰任務。

那時在瀋陽的一位大公報記者在看到空軍飛行員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連番出動的情形，曾寫過一篇非常生動的報導，裡面就用「遼東生靈塗炭苦，壯士何曾惜羽毛。」來形容當時的情形。

除了掩護空運機的空投任務外，22中隊還同時擔任著東北戰區的空中偵察任務，37年3月中旬陳燊齡就曾奉命單機前往齊齊哈爾去偵查敵情，齊齊哈爾與瀋陽之間的直線距離有七百多公里，但是考慮到當地沒有助航電台，所以最穩的導航方式就是順著鐵路前往，這樣全程的距離就變成九百公里左右，依照野馬的巡航速度來算來回就需要四個多小時，那時這種長途的作戰任務在中國空軍中還真是不多，尤其是讓一個經驗與飛行時數都不是很多的中尉軍官單獨執行的情形更是絕無僅有，然而一來是隊上的人手不足，再來喬隊長認為雖然陳燊齡的年資很淺，但是以他的機智、膽識及飛行技術來說，執行這種任務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於是在作戰官詳細的任務提示後，陳燊齡就駕駛著一架掛著兩個滿滿的副油箱的野馬由北陵機場起飛，順著長春鐵路向北飛去。然而起飛不久之後，陳燊齡就發現自己真是經驗不足，因為在飛機上下望是一片一望無

際的原始林，在翼下向天邊展去，偏偏他在起飛前卻忘了帶一壺飲水，這樣萬一出了任何狀況需要跳傘或迫降時，困在那片森林中該如何是好。

越往北飛越覺得整個東北還籠罩在天寒地凍的嚴冬裡，陳燊齡坐在座艙裡俯瞰翼下的一片北國風光，不禁想起小時所熟悉的九九歌¹中的兩句，「七九河開，八九雁來。」由冬至開始算，到那天已經是八九的季節，但是整個大地卻還是了無生氣，想來九九歌的作者一定是生長在中原一帶，沒有到過這麼高緯度的地方，如今拜科技發展的神速，他駕駛著時速高達二百多哩的飛機飛在近萬呎的高空，飛在神州大地之上，看的是老祖宗們所夢想不到的景象，然而在整個大環境中他卻是和老祖宗一樣的看到了幾千年來一恆不變的內亂，在好不容易戰勝了外來的侵略者之後，有一些理想與觀念和主政者不同的國人卻選擇了武力叛亂來對抗政府，尤其是結合了外國的勢力之後反過頭來殺戮國人的罪行，實在是令人髮指。但是反過來說政府內部少數要員在勝利接收時所犯下的一些貪婪罪行，導致淪陷區內民心的流失，更是不可原諒！

那天飛抵齊齊哈爾之後，他由空中見到了在火車集散場內集結的大量車廂，那是上級派他前來偵察的主要目的，證明了蘇聯不斷的以物資補給來充實共軍的實力。他當時實在有俯衝下去掃射那些火車的念頭，但是

1 九九歌是北方的一首用來推算節氣的民謠，由冬至開始每九天為一個節氣，全歌為：「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他當天所奉的命令只是偵查，再說即使他俯衝下去即毀了那些車輛，對整個戰局的幫助也是有限，所以他只記下由空中所看到的資料之後就掉轉機頭往回飛，希望能盡快的將那份情報帶回瀋陽。

當天在瀋陽落地之後，他剛下飛機便聽說位於瀋陽與長春之間的四平街已在當天被共軍攻陷，在那之前的幾天他在支援四平守軍時，由空中見到敵我態勢時已有預感四平街將不保，但卻沒想到那麼快就棄守。

那天是民國37年3月12日。

過了幾天之後，同隊的王樹榮〔24期〕在起飛執行一個對地掩護任務之前，突然覺得身上所穿的衣服不足以禦寒，於是他就轉身向站在旁邊的陳燊齡借飛行夾克，陳燊齡當場就將夾克脫了下來交給他，但是就在這時候同隊的另一位同事卻提醒王樹榮，說以前幾個曾在出任務之前向陳燊齡借東西的飛行員都在作戰時出事，未能安全歸來，他舉出董之江曾在起飛前向陳燊齡借了手錶然後在任務中被擊落，目前生死不明，蘇有志在出發前向陳燊齡借了小刀，同樣的也在飛行中因機械故障跳傘，目前也是音訊全無，王樹榮聽了之後不但不以為杵反而笑著說他本身並不迷信，他將在幾個小時之後回來，來證明這只是一個沒有根據的迷信。

沒想到當天王樹榮真的在敵陣上空被擊落，跳傘之後下落不明。

全隊隊員們在擔心王樹榮的下落之際，也開始傳聞這項巧合，不管聽的人信不信，但是由那時開始就再也沒人敢向陳燊齡借東西了。

在激烈的戰況下，國軍的傷亡非常慘重，不過和陸軍比起來空軍飛行員們算是非常幸運的一群，因為飛行員們每兩個月都可以搭乘空運機回北平去休幾天假，那時陳燊齡每次回北平時都是安排著時間與唐膠寵一同度過，兩人還是常去北海公園，只是夏日的茶棚小聚已因季節改成露天溜冰，或是同看電影，那時似乎只有在和唐膠寵在一起的時候陳燊齡才可以暫時的忘卻戰場上的壓力。

然而那時共軍並不是只在戰場上和國軍衝突，在各大城市裡也利用臥底的工作人員策劃鼓動人民和政府作對，35年底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軍強姦事件也一直被共產黨利用來鼓動學潮。當陳燊齡在北平街頭看到那些大學生列隊示威時，心中不禁迷惘，這是個什麼樣的社會？當軍人們在戰場上流血之際，後方的學生們竟在街頭公開替敵人宣傳，這種情形不但在抗戰時不曾發生，在歷史上似乎也絕無先例。陳燊齡在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共產黨的統戰手段，在此後的四十年間共產黨利用相同的手腕導致中國及整個中南半島的赤化。

空軍中尉—長春脫險

民國37年初春的時候，東北局勢日益緊張，22中隊的任務也日趨繁忙，幾乎每個飛行員都要天天出動去支援整個東北各處不同的戰場，只有在天氣不好的時候才能有歇口氣的機會。而原來每個月一次回北平的休假也改成了兩個月一次，這項新的規定無不讓那些年輕小伙子們怨聲載道，但是這是戰時，他們是軍人，軍人本來就以服從為天

職，在戰時就更該以大局為重而沒有個人說話的餘地。他們雖然抱怨但是心理卻也明白上級在下這個命令時的苦衷，整個東北諾大的戰區，只有22中隊區區這二十幾架飛機實在是不夠用，再說他們比起一般陸軍人員來說已是幸運不少了，因為他們最少每隔兩個月可以回北平去輕鬆一下，而那群陸軍弟兄們經年累月的戰場上，真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休假回北平去逛逛。

因為那時共產黨並沒有空軍，所以四大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地的密集支援，其中有許多任務就是攻擊疾駛中的火車，通常他們在空中見到由北而南的火車時，都會先降低高度圍著火車先盤旋一陣子，如果看清楚是沒有掛客車廂而純載貨的貨車，那麼多半都是由蘇聯南下替共軍運送補給品的列車，他們就會由空中俯衝而下對著火車頭開火，五零機槍的子彈打在火車頭的蒸汽機上，很快的就會將氣槽打破讓蒸汽外洩，陳燊齡及他的隊友們就喜歡看被擊中的火車頭癱在鐵道上，蒸汽由彈孔中四處外洩的景象。但是很快的那些火車司機們就知道飛行員們在見到蒸汽外洩之後就會停止攻擊，所以他們在飛機開始攻擊之際就將氣閘打開讓蒸汽自動外洩，希望能騙過那些在空中的飛機。然而飛行員們也看的出什麼情形是自動放氣，什麼情形是被打的漏氣，他們會對那些想要詐降的火車頭繼續攻擊……。

戰況時好時壞，在有些地區國軍及共軍真是像輪流進駐一般，今天共軍攻陷某城，幾天之後國軍再度將其收復，這樣拉鋸般的戰事只是苦了當地的老百姓，而對陳燊齡他

們來說這種戰況也增加了不少困擾，因為他們在對地攻擊之前必須確實了解敵我的態勢，要不然真會有誤擊友軍的可能。

那時整個東北及華北的戰況是越來越糟，雖然蔣中正先生在民國37年4月以眾望所歸的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但是整個局勢的惡化速度似乎出乎任何人的想像之外。長春仍然被共軍緊緊的包圍著，城內的餘糧已不夠六十萬居民及五萬餘部隊的食用，為了解決糧食問題長春的守軍開始開放關卡並鼓勵人民出城，但包圍在外的共軍卻把出城的人民又趕回去，很明顯的共軍是要居民吃光城裡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政府為了支援長春的居民及守軍，由當年五月起開始以空運機對長春空投糧食，十大隊的C-46每天出動十多架次前往空投。但是那時共軍在蘇聯的支援下有一隻相當強悍的防空火力，那些強烈的高砲火力對於空投的飛機產生了相當的嚇阻作用，所以在空運機前往空投時不但要戰鬥機護航，本身也必須保持相當的飛行高度，在這種情況下空投的準確度就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所投的糧食有多少飄到城外被共軍撿去就不得而知了。

那年春末夏初之際，陳燊齡已經和在回到北平之後所認識的輔仁大學女學生唐膠寵訂婚，並已決定在八月初在北平結婚，然而因為隊上的人手始終不足，所以一直到六月底喬隊長都沒能批准陳燊齡的婚假。

最後陳燊齡終於在七月中旬才被告知喬隊長已經批准了他由7月29日開始的兩個星

期婚假，但是因為戰事繁忙，人員調度不過來，7月28日下午他還要出一趟掩護空運機空投長春的任務。

7月28日下午四點多鐘，陳燊齡和三架C-46空運機飛抵長春，陳燊齡在空運機進入空投航線之前就對著圍城的高砲陣地衝去，進駐東北的這段期間他對共軍在這個地區的防空砲火陣地已經相當了解，所以他在空運機開始空投之前就先發制人的對那些砲位進行猛烈攻擊。

在他第二次攻擊完畢正要脫離之際，他突然覺得機頭與機腹附近一陣亂響，他立刻知道他已被地面的砲火擊中，一瞬間儀表板上就已顯示出螺旋槳轉速下降，發動機溫度也隨之升高，他知道發動機已經中彈，機腹下的散熱水箱已被擊破，發動機即將因超溫而停車，衡量當時的情況他知道他不但已無法繼續飛行，就連跳傘逃生的高度都無法取得，他必須立刻迫降！

他鬆開駕駛桿放下機頭，往四下看去想找一個適合的迫降場地，長春城內的自由大道就在三哩之外兩點鐘的方向，於是他輕輕的將駕駛桿向右壓去，將飛機對著自由大道飄去，並做了一個很漂亮的無動力落地。

落地之後，他以剩餘的衝力將飛機滑到空降場的邊緣停妥，跨出飛機之後他立刻鑽到機腹下檢查飛機受傷的情況，因為他想如果受傷情況不太嚴重的話，說不定可以在當地將飛機修好，再飛返瀋陽。

他稍事檢查的結果發現不但機腹下的散熱水箱已被完全擊破，發動機本身也被擊中，損壞的程度已經無法修復，當他失望的

將機頭發動機蒙皮放下時，長春航空站的王站長已經帶著幾個兵來到飛機旁邊，他看了飛機受損的程度之後直搖頭的說：「你的命大啊，飛機壞成這樣你還能飛進來落地！」

王站長隨後就帶著陳燊齡到位於中央銀行的鄭洞國將軍的司令部去，鄭洞國將軍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那時是東北行轅副主任兼第一軍團司令長官，但是當陳燊齡見到他時，大概因為戰況連連不利，他已失去一個大將的威武之氣，陳燊齡只記得他當時很平淡的說圍城已經很久了，他已不寄望能有援兵解圍，只有看情形自己突圍出去了，他並表示陳燊齡也必須有隨同他們一同突圍的心理準備。

陳燊齡當時聽了鄭洞國的話之後，嘴上沒說什麼，但是心中卻是覺得突圍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條死路，因為他從空中看的清清楚楚共軍的包圍網有多嚴密，再說由瀋陽到長春一路上全是共軍的勢力範圍，即使突圍出了城也絕對走不了很遠。

由鄭洞國將軍的司令部出來後，王站長帶著陳燊齡回航空站去，在那裡陳燊齡發覺部分房間裡的門都沒有了，後來才知道因為圍城太久，所有的燃料都已用罄，只有連門板都卸下來當柴燒了。

回到航空站後陳燊齡發了一封電報給喬隊長，報告自己迫降成功機損人安，他同時也將自由大道的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報告，他表示以那裡的長度及寬度看來，空載的C-47空運機應該可以在當地起落。

當天晚上，為了招待陳燊齡王站長特別找來了當年溥儀的御廚，來給他們做一些小

菜，同時也拿出了一盅珍藏的老酒來助興，但是在飯桌上陳燊齡卻是食不知味，因為他想到了再過幾天他應該是個快快樂樂的新郎，然而目前他卻身陷圍城之中不知何日才能脫險，他實在不敢想遠在北平的唐膠寵在知道這件事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遠在瀋陽的喬無邊中隊長在當天下午接到由航空站發回的電訊中，知道陳燊齡迫降長春後，就開始擔心他的安危，直到當晚收到由陳燊齡發來的電報後，心中的那塊大石頭才放了下來，並立刻拿著那份電報前去見駐在當地的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

吳司令在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又和北平的王叔銘副總司令聯絡，王副總司令當即決定一定要營救陳燊齡中尉出險，並下令吳司令在瀋陽計畫營救事宜。

吳司令和喬隊長商談過後決定為避免夜長夢多，第二天清晨立刻進行營救工作。當時的計畫是以四架P-51戰鬥機掩護一架C-47空運機前往長春執行救援任務，為了減少C-47在地面的時間，吳司令同時決定飛機在落地後決不能多事停留，因此在發給長春航空站王站長的密電裡特別強調「C-47專機一架只接陳燊齡中尉一員，其餘人員一律不可搭乘！」

密電裡雖然強調只接陳燊齡一人，但是第二天清晨將有專機抵達的消息卻很快的在長春傳開，天還沒亮就有一大群當地有關係的人趕到航空站向王站長關說一定要搭那班飛機離開長春，怎麼勸都無法讓那些人離去。

第二天清晨天還沒亮，喬隊長就親自帶

著另外三架P-51戰鬥機由北陵機場起飛，緊隨在後的是一架由李煥白中尉所駕駛的C-47空運機。按照計畫那四架P-51起飛之後將以七千呎的高度向長春飛去，而C-47則以超低空的高度前往，這是希望P-51能吸引共軍的注意，讓共軍誤認為那又是一項普通的攻擊任務，而達到掩護C-47及欺敵的目的。

清晨七點鐘，喬隊長的那四架P-51準時抵達長春上空，他沒有浪費任何時間，立刻開始對圍城的共軍砲位開始猛烈的攻擊，四架飛機以不同的方向輪番進入攻擊，使共軍沒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就在共軍被炸的抬不起頭來的時候，那架C-47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由公主嶺方面低空進入長春，並落在自由大道上對著航空站的建築物滑過去。頓時那些前一天晚上就來等飛機的人們開始對著飛機跑去。

李煥白中尉見到那些湧過來的人群，臨時決定不將飛機停下，他轉身向機工長說明情況，要機工長在飛機滑行的情況下設法將陳燊齡中尉搶救上機。機工長隨即回到後艙將機門打開，同時注意衝向飛機的那群人們。

C-47在沒有滑到航空站之前就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同時開始向反方向滑行，陳燊齡在見到飛機轉彎之後知道飛機將不會停下，因此他也急忙的衝向飛機，C-47的機工長也在那時發現了衝上來的人群中身著飛行衣的陳燊齡，他抓住陳燊齡伸出的雙手，順勢一提就將陳燊齡拉進了機艙。

在空中擔任掩護的喬隊長見到C-47落地之後轉了個彎，停都沒停就又起飛了，一時

也不知道到底接到人沒有，而當時他因為一方面要注意C-47的情況，也要注意地面的砲火，再來還要注意自己僚機的狀況，所以連用無線電詢問李煥白中尉救援情形的時間都沒有，他只有繼續對地面攻擊來壓制對空砲火而掩護C-47脫離現場。

直到飛離長春之後，喬隊長才有機會問一下李煥白中尉到底接到人沒有，李中尉很興奮的用英文答了一句：「Mission Accomplished！」

空軍中尉一結婚

7月29日上午當營救陳燊齡由長春險的那架C-47在瀋陽北陵機場落地停妥之後，陳燊齡剛一跨出機艙就見到先行落地的喬隊長及一群隊友們已經站在停機坪等候他了，大家爭先的擠到飛機旁邊，將正要下飛機的他給抬了起來，來慶祝他的歷劫歸來。

喬隊長擠在人群中除了歡迎他的榮歸之外也告訴他所請的兩個星期婚假由當天即刻開始生效，並要他趕緊回宿舍收拾一下，以趕搭當天中午的空運機回北平。其實陳燊齡在前一天出任務之前就已將行囊準備妥當，所以他在聽了喬隊長的吩咐之後立刻飛也似的回到宿舍將行李帶好，再回到機場和預備回北平休假的一些同僚們一同搭機飛回北平。

在飛機飛往北平的途中，陳燊齡想到前一天的迫降及當天早上的營救行動，他真是覺得自己是相當的幸運，因為飛機在被擊中的時候正好是可以飄降到城裡的高度，再說為了拾取空降物資而闖出的自由大道正好讓他的飛機得以放下起落架作一個正常落地，

而不像前一次在保定迫降時被撞出輕微的腦震盪，最讓他覺得感激的是長官們雖然都知道圍城的防空砲火是相當的密集，但是他們卻沒有因為他只是一個低階的空軍軍官而任他困在圍城當中，而決定讓C-47冒著被砲火擊落的危險前往長春將他搶救出來，這種對部屬關切的態度除了讓他感激之外，更對他此後一生軍旅生涯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陳燊齡與唐膠寵兩人的婚禮是在8月3日於北平的歐美同學會會館舉行的，前任24中隊的隊長趙襄國擔任當天婚禮的證婚人，為避免顧鍾珏婚禮上尷尬事件的重演（因為當時陳燊齡也未滿空軍的法定25歲結婚年齡），他當天並沒有邀請其他的長官參加婚宴，但是大隊長蔡名永卻還是送上禮物一件，並表示他也是因為同樣的顧忌無法前來參加。

據目前居住在舊金山灣區的鄭廣華回憶，當天婚禮上來了許多人，除了雙方的家長及親戚之外，陳燊齡在北平的隊友們及一些在其它部隊任職但當天在北平駐防的18期同學、唐膠寵輔仁大學的同學都前來參加了盛會，典禮過後大夥兒們又跟著他們回到住處去鬧新房，一直鬧到深夜才各自散去。一直到今天鄭廣華想起當天的情景時，還會說那是大家在撤離北平之前最後的一次盡情歡樂。

婚後陳燊齡及唐膠寵並沒有到任何地方去度蜜月，當時因為永齡大哥已在燕京大學任教，因此安排他們住到燕京大學園區裡的招待所，這樣也可以就近到頤和園休閒遊玩。



在那幾天裡陳燊齡雖然享受著新婚的甜蜜，他卻同時也擔心著國事，報紙上天天報的是戰事不利的消息，雖然那時他只是一個中尉軍官，他卻已知道國軍由東北撤退是遲早的事，然而撤出東北之後又將如何呢？在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國共兩方的戰事是不會停歇的，在這種情況下身為軍人的他也只有繼續服從命令執行任務了，但是他同時也了解從結婚那天開始他對唐膠寵也有著一種不可脫卸的責任，在對國家的義務與對妻子的責任之間他將如何拿捏？從小就知道沒有國哪有家陳燊齡，在這問題上並沒有猶豫，他由離開西北工學院時開始，就已將一切交給了國家，現在在國家動盪的時期，他更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看似複雜但實則簡單的問題。

8月10日下午，陳燊齡在家裡接到喬隊長由瀋陽打來的長途電話，喬隊長先是恭喜他新婚大喜，然後很直接的告訴他隊上當時的人手實在不足，因此希望他能提早飛回瀋陽歸隊，雖然婚假還沒過完，但是陳燊齡還是立刻答應了喬隊長，並決定就搭第二天一大早的空運機回瀋陽。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的時候，陳燊齡就帶著簡單的行李離開家門前往南苑，唐膠寵並沒有到機場去送行，她雖然心中不捨但是她已有嫁給軍人的心理準備，在此後的半個世紀間他們倆經常過的是這種聚少離多的日子。

空軍中尉—東北撤軍

陳燊齡在8月11日搭機回到瀋陽之後，剛將行李在寢室放好就接到命令在當天下午出

動執行掩護空運機前往長春投糧的任務。

長春附近的軍情和兩個星期之前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當陳燊齡飛抵長春上空，由空中看著長春城時他卻是百感交集，鄭洞國將軍是否還是在他位於中央銀行的辦公室裡隔著窗戶看著這兩架野馬對著城外的共軍攻擊著？幾架空運機每天所投的糧食對於長春城內的六十萬人來說連杯水車薪都夠不上，在斷糧及後援無望的情況下長春還能撐多久？他依然記得那天鄭洞國將軍向他說要突圍出去時的情景，陳燊齡認為他其實應該知道那是條根本行不通的一條路，他大概只是希望能在投降及成仁之間找出第三條路子罷了。

當年八月下旬喬隊長被調離22中隊並要他立刻前往南京空軍總司令部報到，當時大家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幾天之後才知道原來喬隊長的父親喬大壯先生因為對國事憂心及對時事失望，竟在七月間在蘇州平門梅村橋投河自盡，周至柔總司令為了不讓喬隊長有心理的負擔，一直等到喬隊長飛抵南京之後才將噩耗告知。喬大壯先生在抗戰期間曾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台灣光復後曾任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這樣一個博學之士竟會因為國家的動亂而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法來表示內心的不滿，這實在讓當時在隊上的那些同僚們震驚不已，而陳燊齡心中的感觸則更是比一般同事們來的深刻，那是因為喬老先生也是他舅父李伯申的好友，以前在家裡就曾聽過舅父提起過喬老先生，如今哲人其萎，陳燊齡也只能希望喬隊長能節哀了。

喬隊長調離後遺缺由11期的李式熹接

任，沒想到李接任隊長後不到一個星期就在出第一次任務時遭地面砲火擊中，跳傘後下落不明²。這件事對隊上的士氣有相當大的打擊，李隊長在抗戰期間曾經出過不少艱鉅任務，是一個勇敢善戰的空中鬥士，在日軍的強烈砲火中他都能化險為夷的達成任務安全歸來，如今卻被一群國防部聲稱為「烏合之眾」的共軍擊落，隊上的一些隊員們開始真正覺得這是一場打不贏的仗了。

李隊長被擊落後不久空軍總部又派了另外一位11期的李長泰上尉前來擔任中隊長一職，李長泰本來是23隊的副隊長，幾年前陳燊齡在上海為23隊試飛新機時，李長泰就對他處事的態度及優良的飛行技術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在他剛到瀋陽來上任的時候，最初的幾個任務他就特別指明要陳燊齡當他的僚機。

那時22中隊除了要支援北邊的長春之外，也要支援南邊的錦州，與長春不同的是錦州機場尚在國軍控制之下，因此22中隊一直派有四架飛機長駐在錦州，支援山海關與錦州之間的戰事。

戰局雖然緊迫，但是22隊的飛行員們卻是相當熱衷於進駐錦州的任務，因為那時錦州的城防司令盧濬泉將軍對於駐在那裡的飛行員們相當的禮遇，經常請飛行員們吃飯，平時他也還常找機會和飛行員們聊天，絲毫沒有一點將軍的架子。陳燊齡記得他常對飛行員們表示一個飛行員加上一架飛機的火力可以抵上一個營的兵力，這種先進的空權思

想對於一個陸軍出身的將軍來說真是相當的不容易。

民國37年10月初，錦州戰況危急，經常有一些散兵游勇衝到機場附近對著飛機放槍，為了安全起見李長泰隊長將駐在錦州的那四架飛機調回瀋陽，此後支援錦州附近戰事的飛機都改由瀋陽出動。

錦州淪陷的前幾天，陳燊齡與綽號「小震動」的分隊長被派前往錦州支援守城的陸軍，當他們兩架飛機飛抵錦州上空的時候，地面電台呼叫他們倆架飛機希望他們能在機場降落，盧司令官有一封親筆信要交給東北行營主任。那時錦州機場雖然還未淪陷，但是附近已被共軍包圍，落地的飛機經常受到迫擊砲的威脅，在這種情形下分隊長就不願落地，所以他就以手勢表示無線電收訊不好，聽不清楚地面的要求，陳燊齡知道無線電失靈只是分隊長的藉口，然而他覺得在那時候替盧將軍轉信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因此他決定冒險落地。他將飛機飛到分隊長的旁邊，然後用手勢通知分隊長他將落地，分隊長也就點了點頭答應他在錦州落地，就在陳燊齡壓坡度對準機場飛去時，分隊長也轉向對著瀋陽的方向飛回去。

陳燊齡的飛機剛落在跑道上，就有幾顆砲彈跟著落下，在砲彈的消煙中他緊張但鎮定的將飛機滑向停機坪，錦州機場的站長及機械班長李殿陽兩人見到陳燊齡的飛機滑進停機坪後，急忙由掩體中衝出對著他的飛機跑去，陳燊齡見到他們之後連忙踏下煞車踏

2 李式熹跳傘被俘，於兩年後被共軍在香港釋放歸來。

板將飛機停下同時搖開座艙罩，站長跳到他的翅膀上將一個大信封交給他之後，連客套話都沒時間說就催著他快走，聽著後續而來的砲彈呼嘯聲，陳燊齡也沒能說些什麼就趕緊將座艙罩關妥，然後將油門推上，以快速滑進跑道，並立即起飛。他是最後一架在錦州起飛的國軍戰鬥機。

10月16日錦州淪陷，幾天之後長春也跟著於10月20日失守，然後整個東北就像骨牌似的相繼淪陷。那時陳燊齡雖然還是每天都要出上幾次任務，然而每天在天上看到的是大批共軍節節逼近瀋陽，落地回來後在瀋陽街道上看到的也都是一群一群的傷兵，無可否認的他的士氣也是低到了極點，嘴裡不說但是他已經覺得撤出瀋陽已是指日之間的事了。

當時在瀋陽的留守部隊有二〇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五十三軍及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由遼西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人之眾，這些人如果指揮有方背城一戰，仍有可為。但誰也沒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鬥就陷入共軍之手，其失陷之「速」，不但讓政府吃驚，就連中共的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在日後表示沒想到瀋陽會「得」的那麼容易。

心中雖然已有撤退的準備，但是10月31日當真正撤回北平的命令下達時，陳燊齡的心中仍然是相當的激動，「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在東北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出了不少任務，光是飛行時間就累積了將近四百小時，然而飛機的火力究竟抵不住失去的民心！

撤出瀋陽的那天陳燊齡在將飛機滑向跑道時，他看著北陵機場的設施，心中突然想起了李後主的那首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他雖然不必揮淚對宮娥，但是他在瀋陽卻有一些當地的朋友，他不敢去想那些人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城之後會遭到一些什麼樣的待遇！

第八章 空軍上尉——北平撤退

民國37年11月初，國軍除了在東北戰事失利之外，在華中的部隊也受到共軍的牽制，第七兵團黃百韜將軍所率的五個軍在徐州以東碾莊為共軍包圍，邱清泉將軍所率的第二軍團在馳往營救時在徐州西邊的青龍集也被困住，整個國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那時只是抗日勝利之後的第三年！

陳燊齡在隨著22中隊由瀋陽撤回北平南苑之後，看著整個時局的演變，他開始考慮他的下一步，但並不是他自己本人的下一



攝於北平南苑機場左起為陳燊齡、右為王良桀

步，而是整個家族，陳家及唐家的下一步，那時四大隊大隊部已有傳言將在近期內撤往台灣的嘉義，陳燊齡與唐膠寵的家都在北平，屆時只是兩人隨著部隊遷去台灣或是兩家全部老小全都搬去？陳燊齡仔細考慮的結果是應該全部搬去，因為共產黨的行事方式早有所聞，光是對知識份子的鬥爭就會讓陳、唐兩家受不了。然而那時他母親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在冬天根本無法外出，不要說坐飛機前往台灣，就連坐車上街都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無法遷去台灣，母親既然無法走父親就更不能走了，大哥大嫂兩人見兩老要留在北平，也就決定留下來照顧兩老，那時二哥延齡在四川，三哥昌齡在上海，都沒有迫切撤出的需要，因此陳家方面是沒有任何人需要跟著空軍撤出。相反的，唐家卻是從上到下都決定要隨著政府遷到台灣，因此在11月中旬唐膠寵就開始做離開北平的準備。

11月以後，四大隊在北平的任務就變成以攻擊交通要點為主，以阻滯共軍前進的速度。11月27日大隊長徐吉驤(後來改名徐華江)率領霍懋新，張汝誠及聶華茂四架飛機前往熱河省平泉縣去阻截正在南下的共軍。然而那天他們返場落地的時候卻是只有三架飛機，原來三號機張汝誠在對地攻擊時被地面砲火擊中，當時張汝誠曾短暫的將飛機拉起，但是飛機因受創太重，沒爬多高就旋即

墜下，在地面引起一陣桔紅色的火焰，其餘的三架飛機曾低空盤旋許久，想看看張汝誠能否由殘骸中爬出，但是他們卻沒有見到任何生命的跡象，因此他們所帶回的消息是張汝誠已經隨機墜地殉國了³。

陳燊齡在得到這個消息時真是給震得不知說些什麼，張汝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兩人從入伍時開始相交，這些年來兩人就像兄弟似的親近，除了因為各屬不同的中隊，作戰的時候無法比翼之外，其餘的時間兩人一直是玩在一起，一起交女朋友，看電影，溜冰，如今在這種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張汝誠突然化作天邊一縷煙雲折翼而去，他留給陳燊齡的不只是無限的懷念與心傷，更有錐心刺骨的刺痛，

12月初四大隊正式宣布將遷往台灣嘉義，當時的計畫是地勤人員與眷屬先行前往，飛行員們則繼續留守北平，等參謀人員與地勤人員在嘉義將隊部安定妥當之後再駕機進駐。擔任後送的空運機機位有限，只有少數人可以搭飛機前往，其餘的人則需由天津搭船前往基隆。因為唐膠寵的妹夫夏秉五也是空軍，所以陳燊齡與夏秉五兩人一共分到了四個機位，經過商量之後決定由唐膠寵帶著當時只有四歲的小弟，三妹及母親四人搭飛機先行撤離，唐膠寵的父親則帶著另外兩個女兒及唐膠寵的奶媽搭船離開。

第一批撤離的飛機定於12月11日飛離北

3 張汝誠其實在飛機中彈之際就已打開座艙罩，跳傘逃生，但是右腿卻在跳出座艙時被尾翼撞到，所以著陸之後無法站起來向空中的友機揮手。他被俘後曾被送到錦州，瀋陽及哈爾濱的戰俘營。最後於民國38年春天與李式熹，董之江一同被釋放。

平，唐膠寵及搭飛機的家人在當天上午就帶著簡單的行囊到達南苑，那是她第一次到南苑，以前陳燊齡曾多次說要帶她到南苑機場去看看，然而每次都因為臨時有事而無法成行，沒想到第一次到南苑卻是要逃難出走！

在南苑等了一天，一直到傍晚都不知道何時可以登機，在俱樂部裡草草吃過晚餐之後，當陳燊齡帶著唐膠寵到作戰室正準備打電話回家時，突然一聲巨響由彈藥庫方面傳來，一陣天搖地動之後，除了彈藥庫立刻淪為火海之外，附近的一些建築物也被爆炸的震波震倒，緊隨著整個機場就因電力供應中斷而陷入一片黑暗。一時之間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每個人都直覺的認為共產黨已經滲透到機場裡了，因此大家都緊張的聚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陳燊齡暫時將唐膠寵等幾個人安頓在作戰室裡，然後抓起一把卡賓槍，守在門口……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才有消息傳來說彈藥庫並不是被共軍引爆，而是因為幾個兵在彈藥庫旁點火取暖而導至意外，機場內唯一的傷亡是22隊隊員葉富根的內弟，他當時正在葉富根的寢室內休息，不巧竟被震下來的大樑打到頭部而當場死亡。大家雖然在知道爆炸不是因為共軍的關係而鬆了一口氣，但是在知道有人因爆炸受傷而死時，心中也都嚇了一大跳，逃難的路子還沒開始就有人喪生，以後的路程該是有多崎嶇呢？

後送眷屬的兩架C-46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由南苑起飛，第一站是先飛上海，然後再轉往嘉義。陳燊齡在目視那兩架運輸機消失在天邊的雲層中之後才回到作戰室裡，但是

他的心中卻是相當的沉重，回想六年之前當他離開北平向大後方逃難時，雖然他那時只有18歲，但是心中沒有一點惶恐，如今讓唐膠寵一個人陪著岳母及弟妹隨著部隊前往一個以前只在地理課上學到的地方，他卻實在放不下心，但是在這兵荒馬亂之際，他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眷屬撤出北平之後，共軍在12月14日開始逼近北平西郊的香山，那時四大隊的飛機經常是由南苑起飛沒幾分鐘之後就空臨共軍上空，而且經常是早上還去過的地方下午就被共軍攻陷，對著共軍節節逼近的情勢，不但讓一般飛行員們看得怵目驚心，就連一些擔任指揮級的軍官們都亂了陣腳。

12月16日上午陳燊齡被派到一個支援北平西郊地區國軍的任務，剛回來落地不久，在作戰室裡就見到空軍在北平的軍區司令胡國賓少將急急忙忙的由辦公室中出來，同時下令所有飛機緊急撤往青島！沒有說明原因，也沒有提示，一時大家迅速的衝出作戰室跳上自己飛機，陳燊齡也在慌亂中跨上了早先執行任務的那架飛機，匆忙著起飛對著青島飛去……

等到了青島之後，大夥兒才知道原來當天有一架P-51在回航時報告共軍部隊已經接近到馬駒橋附近，馬駒橋距離南苑還不到十公里，照那個情況看來共軍隨時可能會打到南苑，這個情報著實讓胡國賓少將一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他沒有向華北戰區司令傅作義查詢真相，就下令將駐在南苑的空軍所有飛機撤往青島，當時的副指揮官陳嘉尚在胡國賓下令撤退之前曾勸胡先跟傅作義商量一

下再做決定，但未被胡接受。

其實那時共軍的部隊離南苑還有一段距離，但是空軍的這種不告而別的倉促撤出卻讓傅作義司令相當不滿，他當天即將胡國賓少將這種不當的舉動直接向最高當局呈報。

當天青島方面對於四大隊突然進駐的近百位空地勤人員一時也不知如何安頓，當天晚上22中隊的空地勤人員就湊合著在基地餐廳裡打地鋪而眠。陳燊齡和衣躺在地鋪上蓋著薄薄的軍毯，除了身體感到嚴冬的冰寒之外，內心更覺得無奈，這個仗怎麼打成這個樣子？

第二天一大早，陳燊齡剛張開眼睛就看見睡在他旁邊的王良榘已經在穿衣服了，一問之下原來他當天早上要到天津附近去出一趟任務，陳燊齡記得王良榘當時連早飯都沒有吃就急著往外走，臨出門之前還回過頭來對著陳燊齡揮了揮手。

那天王良榘沒有歸來，他的飛機在天津市郊對地攻擊時被地面砲火擊中，整架飛機在一團火焰中墜毀。

在短短的一個月當中陳燊齡一連失去了兩個最要好的夥伴，這對剛滿24歲的他來說是相當大的打擊，然而經過這幾年軍旅生活，多少次看到早上還在一起吃飯談笑的隊友，中午時分卻已是天人永隔，人鬼殊途，他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驀然的生死別離，但是這次剛經過張汝誠的失蹤，如今王良榘也在對抗共產黨的戰爭裡失去了性命，那時他內心的感觸真是如一首詞裡所說的：「天末彤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

12月19日南苑機場失守，這件事讓蔣總統對胡國賓少將非常不諒解，親下手令將他交軍法辦理，遺缺由當時的副司令官陳嘉尚接任。

陳嘉尚在接任空軍第二軍區司令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戰鬥機群回北平支援傅作義的部隊，但是南苑機場失守之後空軍就失去了根據地，飛機根本無法進駐。為了這事陳嘉尚和傅作義緊急會商了幾次，最後決定在天壇附近由陸軍工兵部隊開闢一條臨時跑道，然後由四大隊的三個中隊各派兩架飛機進駐。

當時除了陳嘉尚是當然要回北平之外，四大隊副大隊長王延齡〔8期〕也奉命跟著那六架飛機回北平，另外還有九個飛行員分別是：

21隊：副隊長孟鳴歧〔11期〕，張家〔23期〕，霍懋新〔24期〕。

22隊：隊長李長泰〔11期〕，陳燊齡〔18期〕，但功浙〔24期〕。

23隊：隊副周世鈞，梁澧川〔11期特班〕，張濟英〔18期〕。

天壇附近的臨時跑道於12月底修妥，23隊的副隊長汪永昌由青島駕了一架P-51前去試落，他回來之後表示跑道夠長，足夠P-51起落，唯一的問題是跑道左邊是城牆，右邊是樹林，因此他建議那九個飛行員在起飛時要絕對注意飛機因螺旋槳扭力所引起的偏差。

民國38年元旦，雖然一年復始，但是萬象卻沒有更新，徐蚌戰區戰事依然拖延，大家也都看得出來大勢已去，全國各界求和之

聲處處可聞，市井之間所談論的也多是有關如何前往台灣的話題。就在這種和戰兩難的氣氛中陳燊齡駕機回到了北平。

回到北平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良榘的遺物交給他姊姊。王良榘是家中的獨子，父親早亡，陳燊齡實在沒有勇氣將王良榘已經為國犧牲的事告訴他的寡母，只有打電話約他的姊姊出來，將這噩耗當面告知，其實這對他來說也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面對著王良榘的姊姊，他除了陪著流淚之外也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安慰的話了。

那時所有空軍回到北平的進駐人員都被安排住到奧國府〔昔日的奧地利公使館〕，陳燊齡因為家就在北平，所以就沒有隨著大夥住而是每天開吉普車回家，那時他似乎已經知道那將是他此生最後一次承歡膝下的機會，所以他每天出完任務之後必定回家去陪伴二老。

1月上旬的一天，進駐在北平的一架P-51已經到了要進場檢修的時候，於是22隊的黃德厚上尉由青島飛了一架P-51前來北平，預備將那架該進場的飛機飛回青島送場檢修，在中午吃飯時陳燊齡特別找了個機會告訴黃德厚天壇的跑道雖然夠長，但是兩邊都有障礙物，所以起飛時特別要注意方向的保持，尤其是P-51因為機頭高仰，滑行時不容易看清楚前面，起飛時飛機會因扭力的影響向左偏轉，那時就要即時的頂上右舵來保持方向。

黃德厚是13期特班的學長，本身也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所以陳燊齡也只是稍微提醒了他一下。沒想到下午黃德厚預備要飛回

青島時，飛機剛加滿油門開始前衝就向左偏去，陳燊齡看著沒多在意因為他想黃德厚該會很快的改正過來，但是一眨眼的功夫黃德厚的飛機已經撞入樹林，一聲巨響之後飛機隨即陷入一陣火焰中。

天壇是個臨時機場，沒有任何救火及救護裝備，所以當陳燊齡看著黃德厚的飛機撞入樹林之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它燃燒，那時雖然時值嚴冬但是站在一段距離之外的陳燊齡臉上都可以感覺到那一陣陣傳來的熱氣。

也許是戰爭使人變的無情或是太多的死難使人無暇關心，陳燊齡記得那天下午黃德厚的飛機還在樹林中燃燒時，他就已奉命駕駛著另一架飛機起飛去執行一項任務，當他的飛機在跑道上經過那團燃燒的火焰時，他都沒有偏過頭去看一下，那不是因為他不在乎同僚的生死，只是因為他必須全神貫注的讓自己飛機保持直線前進。

1月15日傍晚，陳嘉尚司令接到傅作義司令的電話，說是天津方面的電訊已經中斷，城防情況不明，因此希望空軍能盡快派出一架飛機前往天津上空觀察一下狀況，那時太陽已經快下山，由北平到天津一個來回最快也要半個鐘頭左右，天壇的臨時機場沒有夜航跑道燈的裝備，萬一回航時看不見機場跑道，則只有跳傘一途，於是陳嘉尚將當時的困境向傅作義司令解釋，但是傅作義司令強調為了天津市兩百萬居民，希望空軍無論如何要出這一次任務，在長官如此催促之下，陳嘉尚少將下命立即派機起飛前往天津觀察情況。

那天適逢22中隊擔任出擊任務，於是李長泰中隊長就下令陳燊齡前往，他在起飛之後就一直保持最大馬力直奔東南方而去，然而起飛不到幾分鐘就聽見王延齡副大隊長在地面用無線電呼叫他立刻返航，因為天色已暗，無落地燈的情況下將很難安降天壇，陳燊齡衡量當時情況，覺得他還可以先到天津然後在太陽完全下山以前趕回北平，於是他繼續往天津飛去。

幾分鐘之後就已看見天津的高樓在視野中出現，他將駕駛桿稍微向後一帶，飛機立刻藉著高速換得了一些高度，藉著高度他看到天津市內海河附近的房屋已經火海一片，再飛近一點時他可以看到市內已經開始巷戰，證明共產黨軍隊已經進入天津。他在將飛機回轉的時候用機上的無線電向北平報告天津已經淪陷。

在太陽的最後一道光芒落下地平線之前，陳燊齡回到了北平，藉著昏暗的餘暉他放下起落架將飛機對正天壇的跑道落下，就在飛機即將觸地的時候他突然在耳機中聽見副大隊長的呼叫：「陳燊齡，你沒放起落架！重飛！重飛！」

陳燊齡趕緊將握著油門的左手前伸，確定起落架手柄是在放下的位置，儀表板上的三個顯示器也顯示著主輪及尾輪都已鎖妥，他不確定王副大隊長看到了什麼，但是他那時決定即使起落架沒有放妥他也不能重飛了，因為再飛一個航線回來絕對沒有足夠的光線讓他可以對正跑道，以機腹落在跑道上絕對比找不到機場強！

瞬間之後飛機主輪觸地的震動，讓陳燊

齡鬆了一口氣，飛機的起落架並沒有故障！原來王副大隊長只是因為天色已暗沒看清楚飛機的外型，才會誤會飛機的起落架沒有放妥。

為了陳燊齡及時的出了那趟天津偵查任務，陳嘉尚少將特別替陳燊齡記功一次並另發一個月的薪津及飛行加給作為獎勵，那筆獎金雖然為數不少，但是當時在市場上只能買到三斤的豬肉，那是因為北平的屠宰業都在城外，圍城之後豬肉在供不應求的環境下價格竟作三級跳，讓一般百姓都買不起肉吃。在天壇駐防的那些四大隊空地勤人員倒沒受到影響，因為每天一班前來補給的運輸機，都會由青島將蔬菜肉類直接運來，所以不但餐餐有肉，都還有吃不完的時候，於是陳燊齡在那時每天下班後都會開著小吉普將隊上用不完的豬肉送給一些隊員留在北平的家屬。

民國38年1月21日，傅作義將軍通知陳嘉尚少將他已和中共達成局部和平的協議，將於數日內開城門讓共軍進城，因此他希望空軍能在22日以前撤離北平。陳嘉尚司令得知這項消息之後，下命空軍在北平所有人員於次〔22〕日全數撤離北平，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民心動盪，他同時下令所有人員務必將這一撤退消息完全保密。

當天晚上陳燊齡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樣在飯後他陪著父母聊天，但是他的心中卻是無比的難過，明天他將撤離北平但是他卻不能將這消息告訴父母，一來是軍令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二老心裡難過，那時他只希望共軍入城後不會擾亂到兩老的生活，能讓二老

在他們自己熟悉的家園裡安養天年。

第二天一大早，當他向雙親道別離開家門時，他似乎感覺到這時的生離即是死別，他實在覺得不能就這樣的不告而別，於是他在到了天壇的臨時機場後，打了一個電話給一位親戚，請他在雙親前代為說明原委，並表示他日在空軍可以回北平的時候他一定第一批回來。

當天撤離的計畫是戰鬥機先行起飛，待所有的P-51起飛之後，地勤人員再搭一架C-46運輸機離開。

陳燊齡在起飛之前試大車時發現發動機的轉速不足，且有放砲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願意貿然起飛，於是他將發動機關車請機械士前來檢查一下，機械士們先是將發動機的兩個磁電機更新，但是試車後發現轉速仍然無法到達標準。機械老班長認為問題是出在發動機內部，必須將發動機大修或是更換發動機才能解決問題。

那時在天壇剛好有一個備份發動機，但是通常更換發動機需要八小時左右的工時，且需要吊車等大型裝備協助才能完工，因此當時有人建議不如就將那架飛機放棄，大家趕緊搭運輸機撤出。陳燊齡覺得在國家如此艱難之際，能夠替國家保持任何一點資源都是好的，因此詢問機械士們如果大家全體下場幫忙，可否在下午三點以前將發動機換妥，老班長覺得可以一試，於是空地勤人員立刻合作將飛機蒙皮打開，開始更換發動機，那時是上午十點左右。

在沒有吊車的情況下，重達一千多磅的發動機都是由大夥兒們用手抬下舊的裝上

新的，等到最後一顆螺絲擰緊時已是下午三點多了，為了趕時間陳燊齡連手上的油漬都沒時間擦乾淨就趕緊跳進座艙，進行開車手續。發動機在螺旋槳一陣慢轉後發動，他仔細的將所有的發動機儀表檢查過一遍發現一切正常後，再踏下煞車然後將油門推到大車位置，這回轉速完全符合技令標準，他依序再將左右磁電機先後關掉檢查單磁電機的轉速，也是在正常的範圍之內，這回他放心了，他轉頭向地勤機械人員揮手致謝，然後將飛機對正跑道加滿油門騰空而去。

飛機起飛之後他先圍著天壇轉了一圈，再將飛機往西北方偏了一下，很快的就看到了西四北大街，看著翼下熟悉的景物，想著留在那裡的親人，想著三年多之前他剛由重慶飛回北平時的情景，那時是多麼歡樂的景象，沒想到在短短的幾年之間竟又落得要撤退的地步，他搖了搖頭，強忍著眼眶裡的淚水，將飛機對正青島的方向飛去。

那時是民國38年1月22日，農曆戊子年12月24日，蔣總統在同一天宣布下野。

空軍上尉—嘉義

當唐膠寵於民國37年12月中旬抵達嘉義時，她和其他的眷屬們幾乎不敢相信那就是他們千里迢迢趕來避難的地方，光復已經三年多了，但是所可以看到的地方幾乎都還有戰爭的痕跡，跑道上的炸彈坑，牆上的彈孔，棚場裡透天的屋頂，到處顯示著日本剛戰敗時的淒慘景象，每個人看在眼裡，嘴巴沒說，但心中都有個疑問，這些年來那些來接收的人到底做了些什麼？

那時撤到嘉義的除了四大隊之外還有

空運機的十大隊，短短的幾個月之內有近千人由國內各地來到這個南台灣的小城，這些人的吃住立刻成為參謀人員必須立刻解決的第一大難題，日本空軍在嘉義所留下來的房子本來就不夠分給所有撤出來的人員，再加上許多眷舍在日軍撤走之後因為沒人居住而被一班民眾強佔，所以四大隊及十大隊在剛到嘉義時還先得按圖索驥找到所有該接收的房子，再稍加檢修之後才能分配給那些撤出來的人員。吃飯的問題一開始覺得比較好解決，因為想來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東西吃，沒想到除了錢之外還有其他的問題，因為台灣在光復之前所用的語言是台灣話及日語，光復之後才慢慢的開始有人學國語，那些由大陸各地撤出來的軍人根本沒有人會說台灣話，採買人員上菜市場之後才發現光有錢還是沒辦法買到東西，後來是有些抗日時在淪陷區待過的一些人利用當時所學會的日語才勉強可以溝通。

那時四大隊留在大陸繼續作戰的飛行員裡除了陳燊齡及黃德厚兩人之外都是單身未婚，為了這個緣故唐膠寵及黃德厚的太太就走的比較近，經常在晚餐之後黃太太會抱著她剛生的兒子「七七」〔因為是生在37年的7月7日，故小名為七七〕到唐膠寵的房間裡來聊天，一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唐膠寵都還記得七七爬在她竹床上的情景。

當黃德厚的飛機撞毀在天壇的臨時機場後，消息在當天就傳到了嘉義大隊部，同時也很快的傳到了東門町眷村，但是眷屬之間並不知道整個事件的詳情，唯一知道就是那個失事的飛行員是「有家的」，這下子唐膠

寵及黃太太兩人可真是急壞了，到處想打聽真相可是卻怎麼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兩人只有相對流淚不知如何是好。

在知道出事消息的第三天，23隊的宋大受悄悄地告訴唐膠寵讓她不要擔心因為出事的是黃德厚，然而唐膠寵緊張的心情卻絲毫沒有放鬆，在沒有正式的消息之前，她懷疑宋大受會不會到黃太太前面去說出事的是陳燊齡？

四大隊方面一直沒有通知黃太太的原因是因為黃太太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大隊主官們擔心日後黃太太如何靠菲薄的撫恤金渡日？主官們最後商量的結果是讓黃太太返回上海娘家，最少在那裡她可以得到家人的庇護。

於是大隊的主官們找了一個理由告訴黃太太她娘家有事需要她回去一趟，安排她搭乘空運機回上海，唐膠寵知道隊上安排黃太太回大陸時，就知道真是黃德厚出了事，她在放下心中那塊大石頭的同時，卻開始為黃太太感到難過，雖然回到上海有娘家的人照顧，但是年紀輕輕的一個人沒有了先生，帶著一個不到一歲嬰兒的這種日子該怎麼辦，這次僥倖出事的不是陳燊齡，但是這種運氣能有多久？在結婚半年之後唐膠寵第一次的開始為陳燊齡的職業擔憂，這種焦心的掛念一直持續到三十年後陳燊齡離開飛行線為止。

38年1月28日，農曆大年三十除夕，那是大家在台灣所過的第一個舊曆年，即使還沒完全擺脫逃難的心情，大家也要在那天輕鬆一下，和親朋好友聚一聚。那天唐膠寵很早

就回到娘家去幫忙準備年夜飯。陳燊齡在離開北平撤到青島之後曾託空運隊的朋友捎過一封信唐膠寵，簡單的報平安之外並沒有說哪一天可以回到嘉義和她團聚，所以在這大年除夕她並沒有期待陳燊齡會回家來過年。

其實22隊在青島的幾架飛機已於兩天前撤到上海，除夕那天上午又接到命令：所有飛機於午餐後全數飛回嘉義。

陳燊齡於當天下午四點多在嘉義機場落地，落地之後在向大隊報到的時候，大隊長徐吉驤先是讚揚他在北平的表現，然後恭喜他榮升上尉，原來他在當年1月1日就應該掛階並開始支領上尉薪餉，只是那時大隊部正在遷徙而他又駐在北平，所以就一直拖了下來，在除夕那天掛階昇官也算的是雙喜臨門了。

陳燊齡在年夜飯之前趕到岳父家，全家看到他風塵僕僕的站在門前時，都興奮的跳了起來，唐膠寵更有要喜極而泣的感覺，兩人雖然只分離了一個多月，但卻恍如隔世。加起來都不滿五十歲的兩個人，在那一個月之間歷經了許多人世間的滄桑，是那種刻骨銘心的經歷讓兩人此後更珍惜彼此，更珍惜生命。

空軍上尉—發現米格機

民國38年對中華民國來說是個相當不順的年頭，蔣總統隱退之後，遺缺由李宗仁副總統接任，他雖然接下了頭銜卻無法扛的那那龐大的責任，所以那段期間中樞就像無政

府狀態一樣，而共產黨就趁著這個機會更肆無忌憚的連連攻城掠地。

從1月間天津北平相繼淪陷之後，壞消息是接二連三的傳來：

2月底一艘剛由英國返國的重慶號巡洋艦叛變投共。

3月初林彪所率的一股共軍順平漢線南下，直抵長江北岸。

4月底太原被共軍攻陷，梁敦厚等五百人自殺殉國。

5月底上海淪陷。

這段艱苦的期間，陳燊齡的心情真是極端低落，每天報上讀到的都是國軍在戰場上失利的訊息，隊上所聽到的也都是同學及隊友們相繼的在戰場上為國捐軀，那時唯一讓他感到興奮的就是唐膠寵已經懷孕，預產期是當年的8月底，對小生命的期待似乎讓他對整個時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認為國家的命運總有否極泰來的時候。

8月初22中隊被派前往湖南衡陽駐防，李長泰中隊長知道唐膠寵那時產期已近，因此相當體恤的將陳燊齡留在嘉義，這是在剿共戰爭中陳燊齡唯一沒有隨隊出動的一次，也是這個緣故使他失去了再一次回到大陸的機會，此後五十多年間他只能在空中遙望神州，而無緣再踏上故土。

8月30日，唐膠寵在嘉義空軍醫院產下一名女嬰，因為地緣的關係陳燊齡替她取名為曾嘉⁴。

4 張汝誠被俘歸來後，帶來家中陳父替孫女所取的名字：曾緯，這是因為他們那一輩是排「曾」字輩，而且名字都是「系」字邊。

家中添了個女兒之後，陳燊齡頓時感到經濟的壓力，以前在大陸時他所拿的餉金都是全數交給母親，即使結了婚之後也因為都是住在家裡而從來沒覺得薪餉的多少與真正的生活有多大關係。撤到台灣之後，一切的開銷都要自己打點，上尉軍官菲薄的待遇即使加上飛行加給，對於三口之家來說也是非常的緊湊，那時陳燊齡才發現在軍中的紀錄中他仍是單身的身分，所以無法申請眷糧，在那錙銖必較的時期，兩份眷糧雖然不多，但是對生活多少有些幫助，所以陳燊齡趕緊將當時在北平的結婚證書找出，送到人事部門去辦理申請眷糧的手續。沒想到幾個星期之後與眷糧同時發配下來是記小過一次，因為在辦理登記時人事部門發現陳燊齡在結婚時尚未滿25歲，與當時的法規不合，所以「記小過一次以儆效尤」。

為了保護退到台灣的民眾，政府開始鞏固大陸沿海一代島嶼的防務，由上海附近的舟山群島，一路往南經過上、下大陳，馬祖，烏坵到金門都駐滿了由大陸撤出的軍隊，其中舟山及金門兩島更有空軍的戰鬥機駐防。

四大隊由當年9月起接下了駐防舟山的任務，三個中隊開始輪流進駐舟山定海機場，每月輪調一次。陳燊齡所屬的22中隊於10月1日由嘉義飛赴舟山進駐。

就在陳燊齡進駐舟山的同一天，共產黨在北平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消息對陳燊齡來說並沒有帶來多大的驚訝，這是國民政府一路敗退之後必然的結果，他那時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在大陸不要因為

他在國民黨空軍中任職而受到任何的壓迫。

在舟山駐防了沒多久，有一天突然聽說被中共俘虜的三位四大隊飛行員，李式熹、董之江與張汝誠已被中共於九月間在香港釋放，並已回到台灣嘉義報到，幾天之內就會到舟山與隊友們會合。聽到這消息後陳燊齡真是欣喜若狂，在隊上一直聽的是隊友被俘或陣亡的消息，這還是第一次聽見真有人被俘歸來。在張汝誠等三人到舟山的那天晚上，隊上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大家都高興的喝了不少酒，除了第二天要輪值的人之外，幾乎每個人都是喝得酩酊大醉……

10月25日夜間共軍對金門守軍開始進攻，希望將那作為對台灣進襲的第一步，然而金門守軍在湯恩伯及胡璉的指揮下，竟將所有進犯共軍殲滅，第二天清晨由台灣出動的戰鬥機也將共軍所有渡海的船隻擊沉，使共軍無法補給也無法撤退，造成了古寧頭大捷。這是開始剿共以來難得的一場真正勝利，對台灣的防務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這證明了當初政府撤退台灣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以台灣海峽作為天塹，成功的阻絕了共軍的入侵。

國軍雖然在金門擋住了共軍，但是在大陸本土仍是連連敗退，11月底重慶淪陷，李宗仁代總統在進退維谷的情況下於11月20日離開大陸飛往香港，並於12月5日飛往美國，至此政府真正成為真空狀態。立法委員們開始懇請蔣中正先生以全國人民為重，重新復職主政，拯救時局。

就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蔣總統於39年3

月1日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

39年初，陸續有傳聞指出中共在蘇俄支援下所成立的空軍已開始行動，其中有些部隊已配有新式的噴射機，然而因為沒有任何實據來證明此一說法，所以一時間台北的空軍總司令部對這個情報並沒有太重視。

39年3月5日23中隊的一架P-51在對大樹島的共軍船隻攻擊時，被不明機擊落，飛行員趙健殉職。

39年4月輪到22中隊進駐舟山，那時陳燊齡在隊上已是作戰參謀，負責一般任務的人員派遣。進駐舟山的那天下午中隊長李長泰就告訴陳燊齡，第二天早上他將執行一個對乍浦附近的偵巡任務，他要陳燊齡安排王寶翔上尉擔任他的僚機，王寶翔上尉是李隊長同期同學，一直擔任的是參謀方面的工作，最近才被調到四大隊來擔任監察官一職。

對於隊長的吩咐，陳燊齡沒有任何異議的立刻去安排任務，但是他內心卻感到有些奇怪，因為通常隊長在出任何任務時，都會要陳燊齡做他的僚機，這是第一次隊長主動要帶另一位飛行員去出任務。

當陳燊齡將任務派遣名單送交空軍駐定海的指揮官苑金涵中校去審核時，苑金涵中校猶豫了一下，然後問陳燊齡僚機用王寶翔會不會不大妥當？但是經過陳燊齡說明那是李隊長親自交代之後，苑中校為了尊重隊長的權職，即使他認為王寶翔的實戰經驗不足，他還是核准了那次任務。

4月2日上午9點20分，李長泰中隊長帶著王寶翔上尉由定海機場起飛，向著杭州灣方向飛去。

當天，那兩架飛機都沒有回來。

中隊長李長泰在嘉興附近被敵機擊落，王寶翔上尉被擊傷後勉強支撐著飛到杭州灣在海軍太昭艦附近跳傘獲救。

王寶翔上尉回到定海機場後，在任務歸詢時表示：他們那兩架飛機在嘉興附近正對地面的一列軍車攻擊時，冷不防一陣光彈由上而下在飛機四周爆開，王寶翔先是見到李長泰飛機的左翼中彈，然後左翼在一陣油霧中斷落飛脫，飛機在左翼折斷後立刻向左滾轉，撞地爆成一團火焰，王寶翔在驚愕中趕緊向四周查看，然而他並沒有發現任何飛機正在他們附近，那時因為他自己的飛機也已中彈，發動機冒出大量濃煙，所以他只能盡量將飛機保持平飛往外海衝去，幸運的是剛好海軍的太昭艦正在杭州灣附近巡戈，於是他就決定在太昭艦附近跳傘。⁵

22中隊中隊長被擊落的消息傳到台北空軍總部後，4大隊大隊長張光蘊在當天就飛了一架野馬由台灣趕到舟山定海，一來是穩定軍心再來也是想衡量情勢決定對策。

由王寶翔所提供的資料顯示他們是被共軍的飛機所擊落，為了確定中共已有飛機在上海附近活動，張大隊長決定率領12架飛機前往上海做一次威力搜索，看看到底共產黨有些什麼飛機在那裡進駐。

5 當時太昭艦上的槍砲官葉昌桐中尉曾目睹王寶翔的飛機在海上墜毀，四十年後當陳燊齡任職參謀總長時，葉昌桐也晉升為海軍總司令。

4月初的那幾天一直是大雨不停小雨不斷，不適合出任務，一直等到8日天氣才完全開朗。那天早上在作戰室裡擠滿了人群，因為很久沒有出這麼大規模的任務，所以除了任務組員之外中隊所有的飛行員幾乎都到齊了。

當天任務的分組如下：

總領隊：大隊長張光蘊中校，2號機王夢書中尉，3號機李叔元上尉，4號機梁登榜中尉。

第二編隊領隊：副大隊長王延齡少校，2號機郭鳳林中尉，3號機陳畫世上尉，4號機王清華中尉。

第三編隊領隊：22中隊長代理中隊長孟鳴歧上尉，2號機楊濟華中尉，3號機陳燊齡上尉，4號機但功浙中尉。

12架飛機依序由定海起飛後，排成品字編隊以一萬二千呎的高度向上海飛去。在剛進入上海市區上空時，陳燊齡就發現江灣機場有幾架飛機正在起飛，他立刻用無線電向長機報告，張光蘊大隊長見到目標之後馬上帶著他那編隊的四架飛機對著江灣機場俯衝下去，就是那時在空中掩護的陳燊齡發現正由江灣起飛的那幾架飛機是後掠翼的，他向長機示警之後，孟鳴歧上尉也開始帶著他的那四架飛機開始俯衝加入追逐的行列。

野馬機以三百多哩的空速由高空俯衝而下，照理該可以追上任何螺旋槳式的飛機，但是那天他們先後八架飛機俯衝下來之後，卻根本無法追上那幾架起飛後向西逃逸的飛機。張光蘊中校發現追不上前面的飛機後，領著八架飛機在六千呎改平，然後圍著江灣

機場，大場機場及龍華機場繞了幾圈，希望能發現一些停在地面的敵機。

空中及地面都沒有再發現任何敵機的蹤影，大隊長只得失望的率隊返航。孟鳴歧上尉心裡實在不甘心就這樣空手而返，他向大隊長報備後就又帶著他那編隊的四架飛機回到上海，希望能有奇蹟出現。

那四架飛機由崇明島上空再進入上海市區，這次除了在幾個機場上空通過之外，他們也在市區上空低空通過幾次，零星的對空砲火似乎也在訴說著往日繁華的上海灘已不復當年。

那次任務雖然沒有擊落任何敵機，但是他們卻發現了中共已有噴射機的事實，因此在返航後張大隊長立刻向空軍總司令部報告實情。然而當時軍方高層人士卻不肯相信這項報告，並派了副總司令王叔銘當即前往定海去了解情況。

王叔銘於4月9日駕著他的B-25專機飛抵定海，抵達之後立刻召集當天參與任務的12名飛行員開會，親自詢問當天在上海上空的情況，當張大隊長報告有後掠翼的飛機由江灣機場起飛向西飛去時，還特別指出那是由陳燊齡首先在空中發現的，陳燊齡及他的僚機但功浙中尉也表示確實看見後掠翼的飛機由江灣起飛。

即使有那麼多人表示親自看見後掠翼的飛機，但是王叔銘副總司令卻還是不太相信，他一直在說：「…………你們太緊張了，不可能的事……………」

雖然嘴上說著不相信，王叔銘在回到台灣之後還是下命第12偵察中隊派兩架P-38型

偵察機於次日〔4月10日〕上午對上海的幾個機場進行空中偵照。

偵察中隊的剛葆樸上尉及劉新民上尉兩人所拍攝的照片證實了陳燊齡在上海上空所見到的景象，那張顯示著十多架停在江灣機場上的噴射機相片震驚了空軍總司令部，在此後的兩個星期內參謀本部與空軍總部一直在討論著該如何應付這個新的威脅，最後決定出動八大隊的B-24重轟炸機，在共軍的噴射機沒有正式用來對我方攻擊之前，將它們在機場徹底摧毀。

八大隊所作出的任務計劃是以兩架B-24重轟炸機在日落後出發，以15分鐘間隔進入江灣機場進行轟炸，為了慎重起見，八大隊大隊長李肇華中校親自擔任長機機長領隊出發。這兩架飛機在5月11日下午七點由新竹起飛，在完全無線電靜默下以海上低空對著上海前進，沒想到該是一個出其不意的奇襲任務，竟然被共軍事先得到情報，李肇華的那架B-24在進入上海市區前就發現整個上海已實施燈火管制，證明共軍已在等待那兩架轟

炸機的前來，這種情形下本可放棄任務避免無謂犧牲，但是李大隊長卻為了任務的完成而執意前進，只是臨時改變航路由崇明島方向進入長江然後再由上海市西北方面進入，然而笨重的轟炸機究竟躲不過密集的對空砲火，那架飛機被一顆砲彈直接擊中，化成一團烈火墜落在上海市區。僚機在飛抵長江口時正好看見長機被擊落，在知道事不可為的情形下僚機將炸彈在海上拋除，調頭返航。

八大隊大隊長殉國之後五天，政府宣布將主動放棄舟山群島，所有守軍陸續在一個月間撤退來台，空軍的部隊也在掩護陸、海軍撤退後撤回台灣。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S-70直升機。(照片提供：郭元宏)